



國遠華
上

4-5
52
/



門 仁 5
號 52
卷 1

寶善堂
天
恒
書
章

周川
周川

翻刻必究

東都祖徠先生著

後園隨筆

附文戒 文華軒藏版

後園隨筆序

周川

客歲余羅突寓家翁之家則

不見 徠先生累月矣於是

昔者剞劂後園隨筆得余序

在余業已卒業起而唱於

後園隨筆 卷一第

峨嵋半雪中看是余州
贊濟南奇絕寧訪不氣瀟南
或殊不觀其容崔嵬馬爾年
設使白氣又為作其舌也
徂來先生其芙蓉白雲耶其人

夢隣之不獨我東方彼航而
治得在皆言冰范汗漫之中
見地深天際古芙蓉已則芙蓉
大字天下非吾之當言也物怪
名山大川天下淑靈之氣或鐘

少於中國而於東方抑何錯焉
乎吾知其矣自其亂逸也觀之
有中焉者邊焉自其傾洄者
觀之陰陽造化陶運轂轉安
有畫之與異焉哉不經之
也

亦以之備多民之不早年不刻
吾氏所稱虞舜文王東夷之
美也為斯者式是也文章開
元象其說也吾國近古唯
武是統以牧為治由是而

出畫守刻據狂顧席聽張也爪
巨牙悻然疾視互相輝也凡幾許
年未既

神

祖勅焉興乎是家之側意以
冰漸炬燭薰之數十年之間乃

盡藥也乎矢痛失高被也
歷行也史毋併今之盛也嗚
呼其壯哉武行豪義之士者
修也苞茅奇其藩屏莫不
濟也羽翼也

也彼高舉鳳為虎張龍蟠
 七有極其緣如無如鳥在速
 美の家一晴初日始後皓
 寒衆美昏廢方此時的波
 羅立其側也要皆如父子輩

而送霜獻翠舒霞出霧
 一色呼吸帝座莫非芙蓉
 之增其勝也如憶失也如
 已如斯矣所深者焉物不
 來此後為之易干戈而筆

其釋^テ其^ニ釣^ヲ而^レ弁^シ帛^ヲ白^ク染^ス之^ヲ而
与^レ海^内斐^然矣^ク則^チ其^レ杰^然也^ク乃^チ
誘^テ掖^シ後^ニ進^ス曰^ク我^レ善^ク言^フ仁^義曰^ク象^ノ
象^ノ言^ハ文^章非^ズ不^レ美^也如^ク是^レ者^ハ
持^シ門^ヲ斷^リ相^レ眦^シ使^テ其^レ後^ニ生^ラ後^ニ

後^ニ与^レ走^リ隨^フ之^ヲ而^レ驅^ル者^ハ舍^テ其^レ斷^リ
肩^ヲ息^ヲ不^レ給^フ何^レ余^レ亦^レ被^ル
昇^リ平^ニ化^シ幼^ク而^レ讀^ム書^ヲ其^レ甚^ク厭^ム
其^レ法^ヲ且^ツ捨^テ海^内著^シ述^ク讀^ム之^ヲ亡^シ
甚^ク矣^ト曰^ク此^レ亡^シ難^ク也^ト安^ク能^ク終^ル也^ト

其國正風

隸手人如倪之身風武蓋弱弱
見

祖來先生云乃試扣之內鏗然
大美乎他人宮商及歌生亦著
又登異騷馬別過白湖復古

日新之說外知先生之下
之偉人不獨也東方也

先生也參河望族史新稱大給
氏之裔也噫昔之與地以若者
新期何也奇歟其屋後園居

牛門余未嘗不朝夕繼見之
 未嘗不秉弱促席談笑而忘
 倦也詩經文章風月非清益
 如未嘗及仁義性余之說蒼生
 平不善以道德自處也於余

嘗見其侍君也見其居父之
 喪也見其與賓客言與朋友
 交也其潤澤之有為殊嚴多也
 他人亦施之夸張也先生
 不厚也如此事詩言乃先生

東坡先生集

卷之序

八

碑錦片玉年而足使多斷
去茵汗交流走健不暇出
也布字內則播芙蓉扶寸
雲不崇初雨之興分七
首英守孰大焉嗚呼世微

持門戶者為其質且出
聰明未滿其心讀先生之
然則雞鳴日觀之安知此
夢之兒孫耶均之元氣之
流於世時乎奔州又贊

南兼出曰漢朝兩日言我代
一攀執此殊以文也文器名也
器之與道兼之在誰軒余
州之言不及矣若其有所
待歟後園先生之園名

後也仍其舊名云

正德甲午春正月

東野滕煥園東壁

撰併書



護國隨筆卷一
東都 物茂卿 著
吉有鄰 校
光光輒答之辟則辟邑無盤之地愚樸之氓食董
而灰而人不識其為毒謂為偶然及良醫來指示
其孰為良孰毒也始識其為毒中迺以祖考時未
嘗有所謂良毒而疑醫之妄豈理乎人或難其解
是無難也以實況虛愈信其虛以虛況虛則當瞭

護園隨筆卷一

東都 物茂卿 著

吉有鄰 校

僧玄光洩勃中載客有以佛法未來中國之前人
灰或甦而未嘗夢見其所謂閻羅十王者問於玄
光光輒答之辟則辟邑無盤之地愚樸之氓食董
而灰而人不識其為毒謂為偶然及良醫來指示
其孰為良孰毒也始識其為毒中迺以祖考時未
嘗有所謂良毒而疑醫之妄豈理乎人或難其解
是無難也以實況虛愈信其虛以虛況虛則當瞭

然嘗有一神巫來吾邑。邑方其未來時。民莫有不
夢者。而無以嬰其心。及神巫爲之。噉說其凶吉。又
爲之祈禳。然後民始駭然。唯夢吉凶。是問吉而不
徵。則謂有所衝散。凶而不徵。則益信神巫之爲神。
而祈禳之。積山積。不信者曰。未嘗有巫時。夢無吉
凶。信者曰。吉凶之徵。如日。而以昔之時。夢未嘗識
其吉凶。而疑巫之欺人。豈理乎。是則可以爲佛法
之類已。故其言曰。佛法大海。信爲能入。若董殺人
黃精壽人。則吾儒之喻也。
一 搜勃中。或又以後世天竺。不出高僧。爲疑。則答以

西僧大法。審王如來者。殊不知所謂西僧。卽吐番
君長也。吐番在唐時。獷甚。後奉佛法。漸變其獷。爲
慤俗。慤故也。奉佛之至。君僧而服事之。亦俗慤故
也。元明世。遂因其俗。封以國師。帝師。法王。如來佛
等號。不一而足。亦有以種種。淫戲。飾以佛法。蠱惑
天子者。而彼乍見西字。則輒謂天竺高僧。以爲誇
詡。具是其護。恣念一勝。而未暇深考也。以論其警
史籍。被法中。亦所未嘗稱述。可以見焉。倘謂西皆
天竺。則大西。西學。西儒。皆指天主教及其人。與其
國者。亦當援入佛法邪。

一浮屠每日護法曰傳法法之須護而可傳是其與吾儒不同也吾儒之道謂親義別叙信而與斯民偕存尚何須護而又何傳之有

一予惡佛法而不惡僧人或以是騰謗然以予觀之有師有徒恩義之相結有章服有管轄禮法之相維安安居美美食欣然相視藹然相接吾未嘗見其與斯民殊也試求其所謂清淨無欲三衣一鉢頭陀爲行忍辱爲心者則千百萬人之中吾亦未嘗見一人之能行焉是何在其爲佛法中人也皆吾儒中人也段使有能行其教者其苦行何可不

敬乎而況無之乎故予以謂方今之世惡佛法以及僧者過矣

一人之在斯世有所知之有所不知之有所知之人事是也有所不知之凡天之所爲外生壽夭貴賤禍福是也段如農之於畎畝春耕夏耘無所不用其力是人之所知而能也而其年之豐儉獲之多少猶有不可得而知而不可奈何者存焉是所謂天也士尚義民尚利故務事之當爲以俟不可知之天者士君子之心也爲事之當爲而猶冀於不可知之天貳於不可知之天而不能務事之當爲

者民之心也。與與冀冀之雖殊，尚義尚利之不同，而其不能知於所不可知者，則一焉耳。唯古聖人有所大知之，而能推其可知以合於所不可知者，於是作爲卜筮祈禳之法，以稽民之疑，以勸民之情，而利於民，不害於士君子，以其所尚在義，故也。世教一壞，卜筮巫祝不復隸於官，而後佛法乘其所不可知之者，以入於民之心，牢結於數千歲之久，而不可得而解者，無它也。其所尚在利，而與蚩蚩之心同也。士君子苟能務事之所當爲，而不同心於所不可知者，則地獄天堂之說，何害也。但民

之蚩蚩在明，則祈福在冥，則祈冥之福，而未嘗見其能發彼所謂菩提心，以行其清淨無欲慈悲忍辱者，則雖曰佛法要之，亦古卜筮祈禳之遺也。吾觀於卜筮巫祝之列乎周官，迺知倘使聖人生於今世，必有以裁之，而不必如周唐二武及近世備土二侯之爲也。觀於古卜筮祈禳皆傳道義，迺知聖人所以裁之之道也。

一 周官有蒼藻氏、翦氏、赤友氏、蠲氏、壺涿氏、庭氏、類後儒吳州、廬輩皆疑其不經，非周公舊矣。以予觀之，是必古洪荒世，以此得民心者，子孫世守其先

世之業弗替。以至周代。故周公不得不在。此以列於六官之屬也。觀於伏羲首出之君。而其開物首務。獨在教卜筮。教嫁娶。教畋獵。以驅禽獸。其它食藥。衣服。宮室等要務。迺待農黃出世。而後漸舉。又觀於重黎分釐人鬼。伯益烈山澤。驅猛獸。龍蛇皆爲當世大政。掌以大臣者。是何與後世人情太相逕廷哉。大匠上古民極。醇樸智慧未開。百爾器械未化。以一俛垂而處乎角牙蹄翼。信信相爭之中。是其所苦可知已。當其時。有一智慧人能祛民所疾苦。則民之羣聚而奉事之。以君長其邑。而古人

忠厚。不念其基業所自。一如周昉。后稷。而禮有藉田。詩有豳風。雖百世不敢廢者。故農黃唐虞以來。皆命之世守。奉其舊職。周公亦循古以存之。爾柳宗元論封建。而謂周代諸侯。皆洪荒世自然有君長。而其後世互相吞併。至周時僅存八百。又充傳某侯主某祀者。皆可以見聖人循舊之政。古人忠厚之俗也。益聖人之道。優王者之道。王者之道。非大心者。安能得窺乎。自仲尼之不得其位也。其平生真門弟子所講論。率多自脩之言。及後大儒君子。亦多詳內而略外。則流風所弊。後學者陋隘之

見徒謂聖人適與人意不殊而王者之道與天地同其流者鮮能識之矣善哉晦菴先生曰周禮一書皆從廣大心中流出予又由是而知所以處佛老者也

一予家世業醫故頗悉醫事凡諸痰癖痼疾積聚皆氣血津液凝結以成者方其未痼或可瞑眩以藥猶跡其元氣如何況其痼之久也雖良醫不能拔而去之祇庸醫必欲除之盡力以攻之病去而人斃如佛老者亦國之積聚痼疾也故疾跡佛老如寇讎者不知積聚痼疾本爲氣血津液入身至寶

者也良醫必有以處之聖人之於佛老亦必有以處之醫書有曰有食積滯者不食旬月脾胃賴其養以存是又陳倉公大養濟院之說也

一 人有病寒者非汗不痊故雖神醫不能謂汗人身津液而愛之故鼎革之際血流漂鹵有不可浚疑者又聖人聽訟猶人也豈必保其精明稱神君哉與其秋毫洞察決罪曲蔽無裨大體孰若不免少者不能及又難與不仁者語

一 西京時有大體語大好

一 大心與粗心別。大心字出荀子。韓詩外傳。又春秋時宋有樂大心。則知古有此語。而後世妙講及者。張子正蒙中。迺有大心篇。大心者。心之靈也。靈者。一。世稍有知識者。不信輪迴。唯愚者而後信之。然其信之也。亦不能如信夫食之可充飢。衣之可禦寒。而身命之可重。王恣之可畏。焉若能信彼如此。則必能清淨無欲。慈悲忍辱。三衣一鉢。頭陀爲行。一。如彼教所言者。不憾也。然世莫有一人之能行之者。則愚者之信。亦與疑半矣。是何故也。爲其未嘗目見之也。爲其未嘗目見之。而疑信半也。雖知者。

亦然。是以知者之知。無輪迴者。亦不能如知夫水火之可溺。可焚。而衣食之可禦飢渴也。故予則謂知者之不信。愚者之信。其要歸一矣。必也務其所可知。而不貳於其所不可知者。而後可謂聖人之徒焉耳。雖然。此豈全不用其知。而敦信聖人之言而已哉。亦有所大知之也。辟則幼子畏夜。大人則否。今日壁有虎。則幼子信。而大人否。雖大人豈能必夫夜庭無物。與壁無虎乎。亦有所大知之也。故其有所大知之。能如大人不畏夜。與壁虎。此之謂知天。故从生鬼神之說。難爲中人以下道。

一近歲伊藤仁齋先生者。非天地開闢之說。有曰。此想像之見耳。天地之前。天地之先。誰見而誰傳之邪。若世有人生於天地未闢之前。得壽數百萬億載。日擊親見。傳之後人。互相傳授。以至於今日。則誠真也。然而世無有生於天地未闢之前之人。又無得壽數百億載之人。則凡諸言天地開闢之說者。皆不經之甚也。所謂清者升為天。濁者降為地。及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天地之一終始。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等說。皆漢儒枉闢識緯諸書迂怪不經之故說。以附會耳。夫四方上下曰

宇。古往今來曰宙。知六合之無窮。則知古今之無窮。今日之天地。即萬古之天地。萬古之天地。即今日之天地。何有終始。何有開闢。此說一出。人皆喜其直截痛快。以予觀之。猶有未盡矣。仁齋若謂六合之外。天地始終。指而勿論。則可也。而以想像譏之。則所謂知六合之無窮者。亦豈非想像邪。予請又以嚮者畏夜壁虎之喻明之。雖大人亦未能必。夫夜庭無物。與壁無虎。則其謂必有必無者。皆不免於想像矣。黑暗不見。壁中不可必。皆付諸不知可也。直截痛快。豈有甚焉。雖然。不有所大知之。則

亦何貴於大人哉。必以目未嘗見而譏爲想像。則
跬步之外不可得而行焉。是亦何貴於學哉。故邵
朱諸先生皆有所大知之者也。浮屠輩明言佛生
於天地未闢之前。得壽數百億萬載。日擊親見其
成住壞空者。傳之後人。互相傳授。以至于今日者。
彼以何不信之也。彼亦有所大知之也。故徒以所
不目見而譏爲想像。與世以其說爲直截痛快者。
克其類。則亦幼子畏夜信壁虎者類已。
一朱子有知當然之理。知所以然之理等語。所謂知
所以然之理者。即吾所謂有所大知之者也。但所

以一字世多誤會。但以爲緣故之義。此固有緣故
之義者。又有不然者。如論語視其所以是也。故註
曰以爲也。然此非正訓。爲自爲。以自以。何容混合
以其難言。故不得已。以此訓之耳。段如以麴釀酒
以薪煖酒。可以見之。謂麴爲所以是緣故之義。謂
薪爲所以是緣故之義。故槩以緣故說。所以者不
識字義者也。仁齋以朱子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
是道爲非。而曰聖人之所以論天者。至此而極矣。
可知自此以上。更無道理。更無去處。又曰先儒所
謂有理而後有氣。及未有天地之前。畢竟先有此

理等說皆可謂臆度之見耳。仁齋此論亦以所以爲緣故之義也。殊不知朱子之意益謂陰靜陽動是陰陽也。非道也。一動一靜往來不已。生生無窮。若非道爲之主宰。則何以能然乎。雖然道非離陰陽而別有之。一動一靜無適非此道。是則陰靜亦以此陽動亦以此。故曰所以陰陽者是道。辟諸恠人以酒而勇醒則依舊而怯。是酒爲所以勇也。粗者但謂酒故。然酒一入口以至其醒言亦以酒動亦以酒何也。酒在其腹中也。此言雖小可以見緣故不足盡所以之義矣。祇以所以與故和訓同故。

誤耳。且其所引有理而後有氣。及未有天地之前畢竟先有此理者。雖載在語錄而門人所記率多譌誤。不可據以爲証。至其親授筆以註周子圖說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又曰。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又作感興詩曰。吾觀陰陽化外。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可語驚管蠶。則其非朱子語。豈不昭昭乎。明矣哉。如所謂未有天地之前畢竟先有此理者。迺佛老有物混然。先天地生。

之意程朱所闢而謂之先儒之言可乎仁齋故引
疵語何其用心之不公也或曰仁齋所議不專在
此廼謂朱子判道與陰陽而一之耳故其言曰天
地之間一元氣而已是則似矣夫性與天道子貢
所爲不可得而聞者諸老先生亦難言之何者言
此則觸言彼則背要之非有所大知之則不能無
疑故聖人渾淪乎言之使學者思而自得之及程
朱二先生極力發揮廼有多言易惑之弊所以感
興詩曰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也仁齋有見于
是而欲盡掃羣言以復聖言渾淪之舊其志可謂

偉矣如所謂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此其欲掃理
氣之說者也然亦不得不謂陰陽固非道則陰陽
之非道豈可誣乎昔時程朱立理氣之目亦不得
已而言之耳故其言曰非離陰陽而有是理又非
謂陰陽卽理也如周子曰無極而太極亦謂雖曰
太極實別非有所謂太極者也皆是此意若謂別
有是理與氣並行雙運如涇渭合流一清一濁不
相入則何謂之無形狀方體乎此佛老別見虛無
乎陰陽五行之外者所以爲落乎形氣之私也是
以大易曰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者明夫

陰陽之非道也。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者。明夫道非離陰陽而有之也。故下文又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使入參思而得之者，可以見其難乎言之焉。吾不知古所謂道德性命仁義禮智者，謂之形氣可乎？謂之人事可乎？道德性命仁義禮智之非形氣非人事者，不妄智者而後明矣。雖然，後世所謂道德性命皆佛老仁義禮智皆管晏或落乎形氣之私，或滯乎人事之粗，而實非古所謂道德性命仁義禮智焉。唯在事之理而可以見其善者，古今無二。故程朱以此而

明夫古所謂道德性命仁義禮智者，即與在事之理一而不一焉。其言曰：性即理是也。此乃就形氣人事上指其善者言之，而未嘗離乎形氣人事別見所謂理者也。故理之實唯善足以蔽之。此程朱諸先生之旨也。但其所以合夫道德性命仁義禮智命之爲理者，與古時多言在事之理者，微爲不同已。此又聖人渾淪之言。後賢發揮之說，所以不得不殊也。學者苟能思而得之，有所大知之，則聖言之渾淪可析以爲程朱之言，而程朱之精微可融以爲聖人之言者，亦有何殊乎？要之仁齋所爭

止在言語而以渾淪爲是精微爲非故不得不循漢儒之說以謂之一元氣也而學者苟不能思而得之則亦何得就其所謂一元氣者以見夫善之實而不惑乎夫人者小天地也人身亦有元氣焉今試觀於元氣充實者其人何必皆善人乎是言雖小亦可以見其元氣之言不足以識夫善之實而不惑也又如仁齋釋形而上下之言則曰辟諸扇其生風是扇之道紙骨之類是器猶言炎上是火之道潤下是水之道又釋道德之義則曰一陰一陽天之道也覆而無外天之德也剛柔相濟地

之道也生物不測地之德也或補或瀉藥之道也能療病能活人藥之德也或炎或燒火之道也能調和飲食火之德也此其所爲不析理氣而一之以合乎聖言之渾淪而自謂得鄒魯正脈者也然不搖扇時其道不可見火不烹煮時其德安在煨火激水豈謂無道可乎故雖仁齋亦不得不謂道以流行言德以存主言矣又如其釋仁義禮智之義而曰慈愛之德遠近內外充實透徹莫所不至之謂仁爲其所當爲而不爲其所不當爲之謂義尊卑上下等威分明不少踰越之謂禮天下之理

曉然洞徹莫所疑惑之謂知者。迺不免有嫌於待
修爲而後在。則又曰。謂之德。則仁義禮智之理備
而其用未著。既謂之仁義禮智。則各見于行。而有
迹之可見也。然其所謂以存主言。及理備而其用
未著者。既不屬諸性。則終無著落處。故不得已而
謂之天下公共之德。又極其言。以至曰。根乎人心
存乎風俗。萬世不得磨滅。此之謂本然之德。則殆
使人不堪捧腹焉。若使仁義禮智果存乎風俗。則
晚季世風俗衰漓時。本然之德亦病矣。此可以見
其艱於措詞也。嗚呼。雖仁齋其初。何曾至于是。祇

以意見一立。日見其趣。遂謂程朱之與孔孟相去
天淵。而自不覺其言之窮也。如其惡體用之說。亦
不能不用本體本然流行存主及理備而其用未
著。各見於行而有迹之可見等語。此可以見註釋
之言。自不得與聖言渾淪者同也。以予觀之。仁齋
所見。終與程朱不殊。其所爭。唯在言語耳。若必爭
言語不同。則何註釋之有。一唯正文是守。迺可矣。
予由是愈益悲世鮮大心者。學者苟能以大心讀
書。則迫切拘泥褊心慢心種種病痛。自然不生。其
於聖賢言語。諸儒論說。皆不强生異同之見。一切

包容在我胸中。時時玩索。涵泳之久。渙然水釋。怡然理順。淺深高下。渾繁精粗。自然融會貫通。爲一必能有所大知之。夫學未能有所大知之者。雖有所見。要皆意見耳。如明諸儒及仁齋。皆不可謂之無所見。而謂之有所大知之。則未也。豈不悖乎。仁齋之學。其骨髓在天地一大活物。此其所以踰時流萬萬。其言曰。天地之化。生生無窮。有則愈有。無則愈無。當其有之盛。則愈相倍蓰。雖極天下之巧。不能算焉。儻至於無之極。則滅而又滅。泯然斯盡。無跡之可尋。此天地之妙也。又曰。天道之所以

爲天道。本以流行而言。對待者自在流行之中。本非流行對待之有。原文有字在「非」字之下。殊失語理。故改。二端也。又

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言生生不已。卽天地之道也。故天地之道。有生而無死。有聚而無散。死便生之終。散便聚之盡。天地之道一於生。故也。又曰。夫人之有是心也。猶有源之水。有根之艸。生稟具足。隨觸而動。愈出而愈不竭。愈用愈不盡。是則心之本體。豈有實於此者乎。此皆格言。以其有所見而言之。故其言之有味者如此。雖然。此自程朱之意。初非與程朱殊也。如所謂動之端。乃天地之心。

及用行天地先及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者皆此意而此爲學問大綱領處故程朱諸先生一言一句莫有不自此處流出者矣予十七八時有見于斯而中夜便定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自此之後愈益戴程朱諸先生之德弗衰以至於今三十年一日也而仁齋者緣此遂致跡程朱若仇讎也世之可怪者豈有過於是哉細觀其書其於中華言語未能跡之如此方言語則其所解程朱諸先生語者不能全得程朱諸先生之心而皆此方時師之陋見也祇以其聰明有過

入者故忽有見乎一隅則輒自以爲至珍至寔而不能反之乎三隅遂尔排擊程朱建立門戶過此以往自是非入種種病痛無所不至豈不惜乎益天地之化生生無窮誠如仁齋之言而其生生之化凝聚在表者極靈極活是以富有之無貴卷之退藏于密不可得而見之放之彌六合莫有所限量是皆同一生生無窮特以原於繼善成性之別故有豎橫之異耳今仁齋見之於豎而不見之於橫則不知夫仁義禮智之爲性爲未發之中者雖爲無聲無臭不可得而見之然其擴而充之以至

於洋洋盛大所爲格乎天而蟠乎地者實存于是
焉此其所以謂仁義禮智非性及不取未發之中
故而吾所謂不能反之乎三隅者亦爲是故也觀
其所謂隨觸而動愈出而愈不竭愈用愈不盡者
庶或足以見之而其卒不然者豈非其立門戶之
一念以掩之邪吾之所惜豈不宜乎

一予嘗論本然之性曰胚胎之始如露乎則既有氣
質之性者存焉是所謂本然之性者懸諸未生之
前乎則不可謂之人之性也殊不知人豈如土石
其然哉凡天地之間自人而鳥獸艸木以至土石

皆生物也唯天爲靈而其在天之土石頑而無知
亦爲其天之氣以貫之故均之皆生物也人物之
生於兩間也與天地殊類而相肖爲其非天地而
從天地生也但其親上者之肖於天也人與禽獸
皆靈而親下者之肖於地也艸與木唯可謂之生
而已然禽獸之橫首爲得靈之偏者而唯人謂之
靈之最焉夫天地之間唯生物爲能得其養以長
故雖金石之頑亦皆得其養以長也爲其生故也
況人之爲靈不唯得其養以長也亦能養物使之
長也不唯能養物以長之也亦能自養以使之長

也且其所爲長者不唯形體爲然也雖才智德行亦皆得其養以長也如聖人以學爲終身事業是豈聖人所得而造作之哉人皆稟之生之初也夫活動之極是謂之靈動而能變靈之爲也故人皆可以學至於聖人者生之所有也夫人之初生其知耿耿焉當是時其于孩笑外者幾希矣廓培以至於大人之知皆爲其能得養以長故也晉朝鮮之役有肉其嬰兒至者及其長也語音皆莫有不肖於此方之人者矣又爲其能得養以變故也是豈唯於其生之後哉雖胚胎之始亦然故古昔聖

人有胎教者醫師曰勿食兔脣必缺勿食姜必枝指是其所爲能肖而變者卽所謂靈之爲而人皆可以學至於聖人者爲是故也是豈非有之於生之始乎不知者則謂聖人之教之力也聖人豈能外乎其所固有者而爲教哉如一寸之苗得其養以長也不知者則謂之養之力矣雖然州之與木均之得其養以長也一可以參乎隆之天而一可以長僅足以蔽人焉是其生之所有者殊矣以此觀之人皆可以學至於聖人者其有之於生之初也豈不昭昭乎明焉哉但自其生之定者命之曰

氣質之性。自其雖定。能變。可以至於聖人者。命之曰本然之性。故世學者之論。往往乎至於氣質之性。而極者。為其跡。人如土石故也。為其不見於人之最靈。而非死頑物故也。此程朱二夫子所謂本然之性者。豈非睹乎天地之生者邪。

蕪園隨筆卷之一終

